

威廉斯《帕特森》中的风景研究述评

杨章辉

(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美国现代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883-1963)一生著述颇丰,尤其以实验性短诗而闻名于世。《帕特森》是诗人创作的唯一一首长诗,其创作历时12年(1946-1958),共五卷。在第二卷中,诗人写道:

A
world lost,
a world unsuspected
beckons to new places (Paterson, 78)

字里行间透露出了作者对一个逝去的世界的怀旧之情、对当下的迷惑不解及期待一个新世界的到来。威廉斯《帕特森》中的这个世界正在经历从过去到现在的变形。

诗人对帕特森这个城市的书写,就像编织挂毯的细线,蜿蜒于诗行和散文碎片中,体现了城市以及他思想的蜕变过程。诗人的想象力通过一系列地理、历史和社会学景观的描绘将个人与社会,思想与城市,理性与情感,世俗与宗教,神话与现实交织在一起。

诗人曾说,《帕特森》是一首把现代人的思想比拟为城市的长诗。(Paterson, xii)换句话说,这座城市是一个空间,诗人通过城市空间来描绘现代人的思想。

他解释说:“他的目的是将一个城市的多个方面类比为现代人思想的方方面面,从而能够像我们认识他、爱他、恨他一样客观地描述这个人。”(Paterson, xiii)阅读《帕特森》能更好地理解诗人对空间的诗意构想如何体现在他对这些风景的建构中。经过近60年的研究,对《帕特森》的批评到底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评论家们主要关注威廉斯的地域和地方感。他对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地方就是全球的”的观点的借用,再加上他经常被引用的诗行“思在物中”,充分体现了他对地方和风景的热情。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将注意力集中在诗人与诗人所处城市的自然风景的互动上。米勒认为,对威廉斯来说,诗歌是模仿而不是复制自然,因为复制只能使读者意识到人类的存在,仅此而已;模仿意味着人类自身成为大自然。在《帕特森》中,诗中的叙述者的确与他的环境融为一体。

尽管米勒将威廉斯对这座城市的描述归因于“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传统”,但米勒并未对此作任何进一步的讨论。米勒的观点很有启发性,因为现象学和存在

主义关注的人与自然世界关系的问题仍然是文化地理和空间理论所关心的问题。

从1970年代起,批评家继续关注《帕特森》中人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乔尔·科纳罗(Joel Conarroe)显然注意到诗人、诗中的叙述者以及自然环境之间的内在和外在的互动关系。他甚至重申米勒对这首诗的主张,即阅读《帕特森》时,读者是进入到一个具体的区域,在其中,诗人所经历的一切似乎就在眼前。

诗人所经历的一切显然就是《帕特森》中的自然风景,但米勒所说的自然风景之于诗人本人及普通人的意义何在?像米勒一样,科纳罗未能涉及这些主题,尽管他在研究中将诗人描绘的风景重新组合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成功绘制了诗歌中的每一个景观。

同样地,本杰明·桑基(Benjamin Sankey)在1971年的研究中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景观的一部分的人也参与了景观的建构中。

1975年,玛格丽特·劳埃德·博拉德(Margaret Lloyd Bollard)辩称,帕特森城当地报纸上的故事完美地反映了威廉斯的地方诗学,她的研究只涉及威廉斯建构风景的一部分。

1980年,玛格丽特·格林·劳埃德(Margaret Glynn Lloyd)的著作《帕特森:批判性重估》,如标题暗示的那样,将诗歌放在更广阔背景下并重新评估了先前批评家们对这首诗的负面回应。

但是,诗歌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周围环境互动的深刻意义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1988年,布鲁斯·克拉克(Bruce Clark)将身体和风景视为诗歌中的两个重要隐喻。克拉克的研究将人的身体与他的环境的互动作为讨论的焦点,这是文学地理学和空间理论探讨的主要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在此期间的其他人也对这种互动给予了同等的关注。

1980年代对《帕特森》的研究体现了非常重要的特征,即这些研究的视野与当代批判理论交织在一起。这种影响是双向的,因为在地方诗学中所蕴含的深刻性在各种理论中得到了关照,因此,《帕特森》的研究范围变得更加广阔。从1990年代到21世纪,诗人的地方诗学与各种理论的交汇显得更为活跃。

1987年,威廉·R·克林克(William R. Klink)通过分析

诗歌中的几个具体地标，论述了诗歌如何影响城市帕特森的发展。他的研究意义在于将地理的文化意义与诗歌联系起来。克林克颇具启发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首诗如何参与到城市文化的建构中。然而，尽管作者确实宣称“城市的变化加深了诗的含义”，但没有进一步分析帕特森城如何影响了诗人对人的境遇的思考。尽管如此，克林克的论点表明，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研究威廉斯的诗歌是可行的。

罗泽勒 (Roizelle) 于 2002 年开始采用生态批评的观点，通过运用克里斯托弗·希特 (Christopher Hitt) 的“生态崇高”来分析威廉斯对城市环境的回应，以支持他的论点，即在当下人类失去地方感的语境中，诗歌中的有机城市空间为人与人的联结、人类责任以及人与自然的崇高互动提供了可能性。罗泽勒的研究表明，人类应该对自然持一种敬畏的态度，而不是使用抽象的知识和语言来试图组织自然。

2002 年，马克·朗 (Mark Long) 对《帕特森》的研究也带入了生态批评的视野。通过探讨威廉斯的生态诗学，朗试图阐明当代诗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

2011 年，艾里斯·拉尔夫 (Iris Ralph) 从深度生态学的角度对诗歌中描述的不断恶化的环境历史进行了非常激进的批评。生态批评的兴起显然促进了对威廉斯诗歌中自然景观的研究。

卡洛斯·阿科斯塔·庞塞 (Carlos D. Acosta-Ponce) 2013 年对该诗的研究深刻地探讨了帕特森这座城市在全诗中扮演的角色。他认为与帕特森有关的自然意象是威廉斯用来描述他对工业化及其带给人类影响的诗意工具。根据他的说法，“威廉斯将景观的破坏与整个人类的堕落等同起来”。

庞塞的研究对前人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评估，该研究涉及环境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此外，他的研究表明，在对《帕特森》的探讨中，生态批评与文化地理学存在重叠的现象，这至少在提示《帕特森》的批评家们不应该被限制在一个单一视角中。

实际上，批评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丹尼·E.伯克 (Daniel E. Burke) 在其 2014 年的博士论文中，将诗歌视为以生态为中心的诗意之声的延续，并辩称，《帕特森》预见到了“地方”这一现代观念。伯克的研究不仅使威廉斯处于生态批评的中心，而且敏感地概述了他的诗歌与地理的关系。威廉斯研究中的地理-生态批评倾向显然是不可避免的。

除了生态批评之外，评论家也开始将《帕特森》与空间理论联系起来。阿克塞尔罗德 (Axelrod) 主要借鉴了法国哲学家塞尔托 (Michel de Certeau) 的空间思想，并认为《帕特森》是对艾略特《荒原》的回应。

此外，阿克塞尔罗德强调，《帕特森》标志着诗人脱离了现代主义进入到了后现代主义，因为诗人关注的是物质世界，在其中，社会，文化和语言空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麦基 (McKee) 基于凯文·林奇 (Kevin Lynch) 的城市理论，尤其是地标这一概念，向批评界展示了对帕特森城中瀑布，公园，图书馆和河流空间的认知解读。他认为，瀑布是诗歌的意象和形式，将其他意象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多元、开放和流动的社会空间。林奇的理论强调“地标对复杂的城市空间认知上的特定价值”。尽管他将林奇与弗雷德里克·詹姆森 (Frederic James) 和爱德华·索亚 (Edward Soja) 联系在一起，但他没有从城市理论的角度揭示《帕特森》中风景书写的重要意义。

上述评论为研究《帕特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有人争论威廉斯是否偏离了他同时代的庞德和艾略特奠定的诗歌方向？批评家甚至辩称，他没有像庞德和艾略特等其他现代主义诗人那样获得同等声誉，因为他没有选择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来写作。这该如何解释呢？为什么威廉斯被视为地方的诗人？作为现代主义者，为什么他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更受欢迎？如果这首诗有一个中心结构，那是什么？

以上评述发现，所有的问题和争论都归因于他关于帕特森城的风景书写。帕特森的城市规模对于大都市来说太小，对于乡村小镇来说又太大。研究发现，对当地风景的强烈热爱是诗人建构自己的诗学并在文学界树立地位的明智策略。

此外，诗歌中的叙述者帕特森先生作为个人，似乎是所有个体的缩影，而帕特森城市作为一个地方，是这首诗呈现的空间。前者经历了他对后者的体验和理解。威廉斯实际上是通过他富有诗意的想象力来绘制一个国家的自然及文化景观。当然，威廉斯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具体的地方之景作为一个路径来认知普遍真理。

参考文献:

- [1] 本杰明·桑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帕特森》指南 [M]. 加州大学出版社, 1971.
- [2] 布赖恩·布莱曼·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和文化诊断学 [M].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 [3] 玛格丽特·劳埃德·博拉德.“威廉斯《帕特森》中的报纸景观” [J]. 当代文学, 1975, 16 (3): 317-327.
- [4] 乔尔·科纳罗·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帕特森》: 语言与风景 [M]. 宾西法尼亚大学出版社, 1970.

本文是云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中的风景研究, 项目编号 2016ZZX075) 的研究成果。